

Ai Dui ren,
Biao Cuo
q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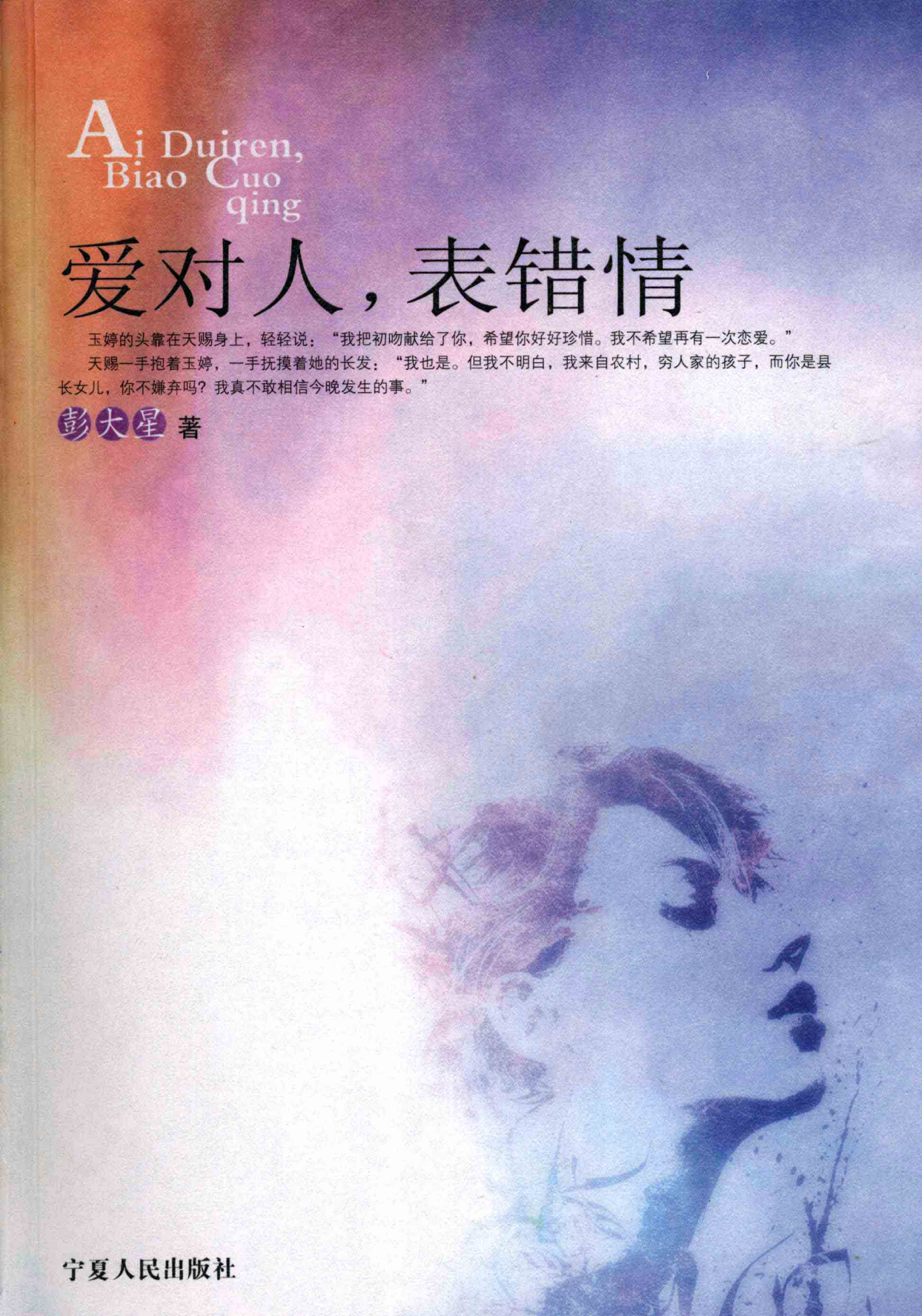
爱对人，表错情

玉婷的头靠在天赐身上，轻轻说：“我把初吻献给了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我不希望再有一次恋爱。”

天赐一手抱着玉婷，一手抚摸着她的长发：“我也是。但我不明白，我来自农村，穷人家的孩子，而你是县长女儿，你不嫌弃吗？我真不敢相信今晚发生的事。”

彭大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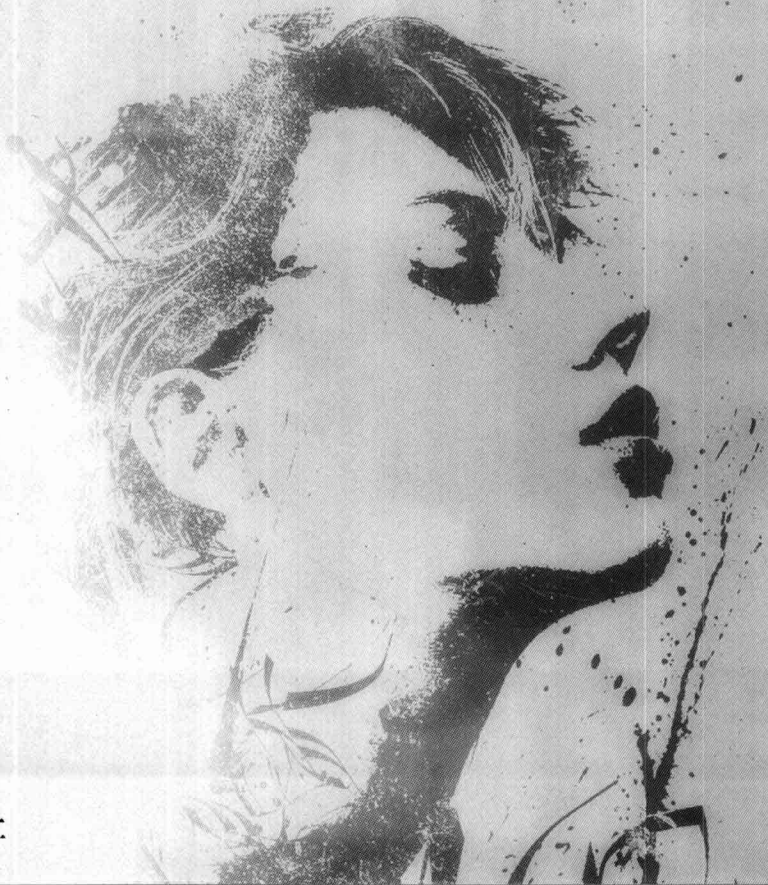
宁夏人民出版社



Ai Duiren,
Biao Cuo
qing

爱对人，表错情

彭大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爱对人,表错情 / 彭大星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227-03724-8

I. 爱...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738 号

爱对人,表错情

彭大星 著

责任编辑 王薇薇 周淑芸

责任印刷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5031616

编辑信箱 nxcbw@qq.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报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27-03724-8/I·984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喜剧小说”——“文学熊猫”

——序《爱对人，表错情》

南 台

“喜剧小说”，学者们叫“喜剧性小说”，当然后者更严谨一些，但我取前者的简明，也就那么叫了。“喜剧小说”可是个罕物儿，一是稀少，二是顽皮，三是高雅，我称它为“文学熊猫”。

“稀少”到什么程度？说两个时段就知道了：一是从公元前300年到1923年的两千二百多年的时段中，中国小说史上能称为喜剧小说的长篇，只有一部《儒林外史》，这话是鲁迅先生说的^①，大约没有很多人反对。二是1947年《围城》出版之后，整整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没有一部喜剧小说长篇，这话是上海大学的李瑞铭先生说的^②。李瑞铭先生没有鲁迅有名，权威性不足，但从1949年之后到2004年的五十五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只见到他一个研究喜剧小说的，即使不权威也得听，因为没有别的见解可以参照。

“顽皮”怎么讲？看看《儒林外史》就知道——“讽刺”是其特点之一；看看《围城》又知道——“幽默”也是其特点之一。《阿Q正传》将这两大特点综合了，成了喜剧小说的经典。“讽刺”“幽默”，不顽皮玩不来。

至于“高雅”，请看两部喜剧小说在世界文坛上地位：一是《傲慢与偏见》。十年前，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的“大阅读”活动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著作中，排第一位的是《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居第二^③。可到了2007年“世界图书日”，英国有家网站发起调查，让大家选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百部著作，结果，经典书目超过流行，《简爱》《呼啸山庄》等经典作品排名靠前，而《傲慢与偏见》排名第一，成了英国人的最爱^④。二是《堂吉珂德》。几年前，瑞典学院以“人类最佳文学作品”为题，请当今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百余位著名作家、学者参与推选。结果，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以绝对优势名列第一。比第二名《哈姆雷特》领先三十多个百分点。评论说，这不是偶然的，它的写作方法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

①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3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1月版。

②见2004年《小说评论》第4期。

③见2007年4月25日《中华读书报》14版。

④见2007年03月02日《广州日报》。

贡献(海涅称之为“现代小说之父”),其在认识论和价值观方面对人类的贡献也不是一般哲学著作所能媲美的^⑤。在产生过果戈理这样伟大的喜剧小说作家的俄罗斯,近些年由于喜剧作品的衰微,评论家便哀叹:“如今的俄罗斯文学正在走向衰亡,俄罗斯人性格中惯有的讥讽、幽默、悲天悯人的情怀已经消失了。”^⑥在中国,同样也认为喜剧小说作家比“有成就的作家”还“高”^⑦!喜剧小说高不高?雅不雅?

如此稀少,如此顽皮,如此高雅的文学作品,不是“文学熊猫”是什么?

然而,在当今中国,喜剧小说和喜剧小说作家却还不被人认识。我的小说战略是“空地种树”,说白了,就是写别人没写过的。我找的“空地”就是“喜剧小说”,这是雷达、曾镇南、高嵩等高人给我指的道。我喊了十年了,没有人理这个茬儿。这使我很感孤独。

突然间,出来个彭大星,网名“彭三公子”的,也在搞喜剧小说,打的“幽默”旗号,我便眼睛一亮,觉得有了同盟军,从此不再孤独了。对于广东的彭大星,说实话,身在宁夏的我还没搞清其高矮胖瘦,因为从未谋面,但和尚不亲帽儿亲,大家都养“文学熊猫”,至少可以同病相怜,也可以交流一下饲养中的甘苦,便欣喜地写下了上面的文字,算是与同道的一次倾诉吧。

大星小说的遭遇我不清楚,但从目前国内对喜剧小说的态度,我猜恐怕不会太好,这使我很生同命相怜之意。这令人遗憾却也不奇怪,当年卞和同志怀抱稀世珍宝——即史称“和氏璧”的,称霸群雄的秦国想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足见其珍贵,可当时却因无人识得,卞同志第一次献宝竟以欺君之罪被砍了一只脚,第二次献宝,又被砍了一只脚。此事历楚厉王、武王、文王三朝,半个多世纪,说明好东西还得识宝人才能行世。在老母鸡眼里,金豆子比不上瘪谷子,难怪古人要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

“喜剧小说”,只有在目光如刀的读者、编辑、评论家眼里,才是“文学熊猫”!

不过,现在的喜剧小说作家也有一项幸福是当年卞和同志无法比的——喜剧小说比玉更难识,但喜剧小说作家不必担心双脚的安全,庆幸去吧您哪!

闲话不说了,只愿“文学熊猫”在中国大地上被更多的人认识,即使一时间还不能和熊猫一样被看成国宝,至少不要被当成大花狗。也希望喜欢这部小说的朋友,当你“爱对人”的时候,不要“表错情”。

2007年6月28日

^⑤见2007年4月25日《中华读书报》14版。

^⑥见2006年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3版。

^⑦见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幽默小说选》765页。阎纲先生准备选编一部喜剧小说集,却担心称“有成就的作家”为“幽默小说作家”,人家嫌降低了身份,王蒙同志立即纠正说:“不是降低,而是抬高。”



“喜剧小说”——“文学熊猫”	1
第1章 校服风波	1
第2章 高潮之路	4
第3章 秀华之家	8
第4章 11号宿舍	11
第5章 蝙蝠大侠	15
第6章 黄麻埠村	20
第7章 月夜偷窥	25
第8章 封顶之耻	29
第9章 小运献计	35
第10章 假弹假唱	39
第11章 最佳创意	43
第12章 意外之财	48
第13章 情愫暗生	54
第14章 无痛人流	58
第15章 网上之约	60
第16章 深夜卧谈	64
第17章 教授生日	68
第18章 初访黄家	74

第 19 章 糟糕之床	82
第 20 章 三不政策	86
第 21 章 平安之夜	91
第 22 章 期末考试	96
第 23 章 日道请客	100
第 24 章 长短对联	105
第 25 章 母女情深	110
第 26 章 假币风波	116
第 27 章 弹劾老赖	120
第 28 章 提问斗智	124
第 29 章 橘林初吻	128
第 30 章 深入虎穴	134
第 31 章 红杏出墙	138
第 32 章 橘林再会	142
第 33 章 吐露真相	148
第 34 章 无奈分手	152
第 35 章 深圳之旅	157
第 36 章 封顶祸根	163
第 37 章 痛失母亲	169
第 38 章 海陆入伍	174
第 39 章 三顾陈家	177
第 40 章 玉婷罹难	182
第 41 章 天赐之争	189
第 42 章 竹篮打水	193
第 43 章 假币大案	198
第 44 章 天赐回家	202
后记	206



第1章 校服风波

“这校服怎么这么薄啊？今天穿上了连内衣也让人看得见，丑死了！”在神女县世纪中学女生5号宿舍里，小妖精胡赛媚抖着校服气呼呼地说。

“就是！难怪黄教授和几个男生贼头贼脑地跟在我身后，色眯眯地盯着我说什么。”舍花刘小翠举起杯子边喝水边说。

“会不会发错了？”刘小翠喝完一口水，疑惑地问。

“错什么？”

“会不会把夏装当成冬装发给我们了？”小翠把校服往床上一丢，“哼！去年的夏装也比现在的厚啊。”

正在涂口红的李春宇边涂边说：“不可能发错的。我们是九月份一开学就做，现在是十月份，按理先发冬装，夏装下学期发吧！”

刘小翠埋怨道：“这种校服也五十元，在市面上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好靓的了。”

这边女生在对校服发牢骚，那边男生却在对校服赞不绝口。同半一民史籍“太妙了！什么都能看清楚。刘小翠穿的是绣了红花的内裤！啧啧！”在11号男生宿舍里，有“黄教授”之称的宋海陆正眉飞色舞地向舍友说着看到的一切，不，应是添油加醋！并且边说边不时地吞着口水。宋海陆因为讲黄色笑话和泡妞的理论水平被公认冲出了亚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被尊称为“黄教授”，久而久之，同学们已将他的真实姓名忘得一干二净了。

副舍长唐全党说：“感谢上帝！我们不用走老远上网吧看写真集了。”

黄教授得意地唱起了歌：“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正唱着，舍长“顺口刘”吹着响亮的口哨回来了。“顺口刘”真实姓名是刘长河，因酷爱搜集顺口溜，有事没事总爱念几句顺口溜让大家乐一乐，于是大家干脆根据他的特点给他取了个外号“顺口溜”，又因他刚好姓刘，再干脆点就叫成“顺口刘”了。事实上，几乎全班同学都如梁山好汉般有个外号。

顺口刘一进来，黄教授立即不唱了，高声问道：“顺口刘，有什么新顺口溜让兄弟们乐一乐？”



顺口刘名不虚传，不假思索，张口就来了一首：“新四项基本原则：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哈，哈……这坏小子，读书连‘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都不会背，背这个倒过目能诵。”黄教授狠狠地捶了一下顺口刘的肩头。

正在刮胡子的杨日道唉声叹气一番后骂道：“他妈的！这社会太不和谐了！老子都读高二了，来到这个世界差不多十七年了，还是个处男。他们有老婆还基本不用，资源浪费！真是气煞老夫也！”

黄教授笑嘻嘻地拍着杨日道的肩膀说：“想泡妞？跟我学啊。”

“你不就仗着有几个臭钱吗？找小姐算什么本事？等老子有钱了，哪用你教。”杨日道知道黄教授实际也没有女朋友，只不过有个好爸爸当派出所所长，家中有的是钱，他就偷偷找了几回发廊妹打情骂俏。按照黄教授的名声，其实是臭名远扬，本校女生畏之如畏色狼，躲都躲不及，哪敢与他交朋友。

顺口刘说：“我想来想去，本舍十个猛男，到现在仍个个是孤家寡人，本舍长实在是问心有愧。此事如在国外，本舍长早已被弹劾下台了。”

黄教授连忙说：“此事与舍长无关，完全是我军无能所致。”

顺口刘一本正经地表示：“本人下学年如连任舍长，必将努力为本舍舍民解决另一半问题，力争舍民拥有女友，做到人手一名！”

“哈哈，提前发表竞选纲领了？”杨日道振臂高呼，“顺口刘万岁！万万岁！”

黄教授给杨日道泼起了冷水：“别想得美，你瞧顺口刘那个熊样，泥菩萨过河呢，还想解决大家的。”

戴着500度近视眼镜、有智多星之称的陈小运捧着书本站起来说：“我舍桃花运如此之差，会不会跟宿舍号码不吉利有关？”

“怎么？”众人还是首次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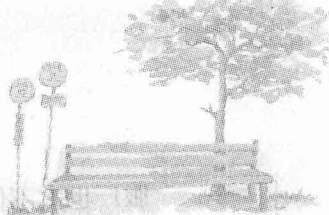
“11号宿舍，1、1，俩光棍也。”陈小运摇头晃脑地解道。

“哎呀，有道理！完全有道理！11月11日就是光棍节哩。”

“不对，不对。”有蝙蝠侠之称的罗光辉跳起来发表意见，他伸出两个食指并在一起说，“两个‘1’排在一起，好像是成双成对呢。”

黄教授把蝙蝠侠一推：“去——去，一边呆着，少说多听。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谁成双成对了？”

蝙蝠侠只好不吭声了。蝙蝠侠罗光辉能得如此洋味十足的光荣称号，并非行侠仗义，完全是拜身上那件著名的外国品牌旧西装所赐！此事说来话长，暂



且不表。

杨日道一听,兴奋地说:“哎,话也不能这么说。经本人多次细致观察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分析……”

黄教授猛地打了他一下:“你有完没完啊?”

杨日道“哎哟”一声,说:“我看黄天赐这小子最近是不是行桃花运了!那班花千金小姐陈玉婷找了他好几次了。还有人说看到他们俩晚上出去散步呢。”

此言一出,宿舍顿时肃静无声。

是啊,大家怎么没注意到呢。仔细想起来,“贵重物品”陈玉婷似乎对黄天赐是比较亲热。此时的黄天赐也不知在哪里,还没有回到宿舍。

黄教授沉思片刻后,摸着下巴打破沉寂:“不过,这事好像不太可能吧。黄天赐是什么料?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有这种福分?与县长的千金成双成对?这不是癞蛤蟆吃上天鹅肉了嘛!”

蝙蝠侠一听他的同村好友黄天赐有此等好消息,早已跳起来了:“这有什么奇怪,古时候不是有公主爱上乞丐吗?七仙女还爱上董永呢!”

蝙蝠侠话没说完又给黄教授推倒在床上:“这小子神话看多了。你相信的话,今晚有月亮,你抱着草席到后面的畚箕潭等仙女下凡洗澡吧!”

此时的班长黄天赐还在教室里与文娱委员陈玉婷、学习委员李立中低声讨论着什么。

只见黄天赐站起来说:“我们跟班主任说一下,明天我们去她家,做做她爸的工作吧。”

陈玉婷紧接着说:“要不然我们发动全班或者全校同学帮帮她。”思忖了一下,又说:“要不然我跟我老爸说说,看看能否给她家划点扶贫款。”

黄天赐兴奋地说:“要能这样,那就是雪中送炭了!”

校服因为实在太薄,当天晚上就有些女学生纷纷找到校长投诉了。

五十多岁微胖的吴诚信校长一手托着校服,一手搓来搓去,边搓边皱眉头。然后对围着的几个学生说:“是有点儿薄。这事由我来向县局反映。你们就不要把这事到处张扬,传出去对学校的声誉有影响。将就穿着,运动不要太剧烈是可以的。想当年我读书的时候,哪有这么好的校服啊,连饭也吃不饱啊。”

学生离去后,吴校长想了想,觉得确实应该反映一下校服太薄的事。这校



服厂也太不像话了,把冬装做得像夏装,省料也要省得对得起良心啊,做一年校服就想把宝马买回来啊。他翻了翻电话号码簿,给县教育局的邓永利局长打起了电话:“邓局啊,要出乱子了!”

“什么?”正在看报的邓局长接过电话一听,吓了一跳。这年头最怕出乱子,闹不好这重金打造的乌纱帽就要改姓白!

“是这样的,我校学生反映校服做得太薄了。你看怎么处理才妥当?”

一听不是出人命的大事,邓局长顿时心平气和了许多,慢条斯理地说:“老吴啊,这事不能怪我啊。要怪,就怪你们的学生!”

吴校长一听有点懵了,这校服做得薄竟然要怪学生?

邓局长又接着说:“这学期全县的校服都不是我局委托厂家做的,全部由市教育局统一做了。质量怎么样,我们无法监管了。”

“哦?不是了?怎么给市里做啦?”这好几年都是县局负责做的,这学年突然变了,吴校长竟然蒙在鼓里。

“说实话,我们也不愿给市里做。但是,上学期你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写信到市局,说校服质量差价格高,说我吃回扣呢。市局正巴不得有这样的借口收回统一做校服的权力。结果,以县局做的校服质差价高为由,全市各县中学的校服均由市局统一监管生产。你看,连作业本我们都要向市局购买。”

吴校长听得头都大了一圈。邓局长对市局早有成见,认为他们除了对下面以“监管、统一”等名义收费外,似乎没做过什么实事。就拿每学期组织的统考来说,全市上交了多少考试费?这统考形式对学校教育质量究竟有多大的帮助?虽然有人提过意见,但市局毕竟是市局,它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收费理由。

邓局长停了片刻,说:“给学生做好工作,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再也不要写什么信了,否则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写到省里的话,说不定你们的学生要穿蚊帐布了。”

第2章 高潮之路

神女县县城所在地也是金海镇镇政府所在地,县城人口有三十多万,算是个大的县城了。一个地方要能够发展为县城大镇,地理条件是很重要的一个。除了交通要发达外,还有一条,就是要有大河。全世界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一



条河流经或就在附近,要不然就在海岸边。大河边或海岸才能建大城市,小河边只能建小城镇或村庄了。金海镇就是建在全县最大的河——金溪河边。据老人说,解放前,这条河是可以撑船的。现在水流量越来越小,到了干旱的季节,简直像一条小溪。随着改革开放,神女县的工厂愈来愈多,金海镇愈来愈繁荣了。县城原来只有一所重点中学——世纪中学。十年前,政府又花巨资在县城南边建了一所重点中学——世豪中学。这两所重点中学面向全县招生,没考上重点中学的只好就近到各个学区的普通中学读高中,或者出高价到重点中学读。高中办学质量最高的自然是有五十多年校史的世纪中学。

世纪中学并不在县城中心,处在县城北边,是一所市一级学校。一条并不太宽的称为学子路的水泥路,把学校与县城连在一起。学校的北面是一大山脉——莲花山脉,山脚下有一个处于半瘫痪状态的老农场;南面比较平坦开阔,也就成了县城所在地。这样的环境对于学校来说是很不错的,不会太热闹,也不会太偏僻,是读书的好地方。

第二天,黄天赐、陈玉婷和李立中三人沿着学子路,来到神高公路的岔路口,上了一辆往高潮镇的中巴。昨晚他们与班主任赖志平说好了,利用今天功课不紧的机会,去劝劝因家庭贫困而想退学的同班同学马秀华回校就读。

马秀华的家在高潮镇高潮村。这是个山区镇,据说解放前游击队曾经在这里驻扎过,算是个革命老区了。距离世纪中学约有五十公里,因路途遥远,她是在学校住宿的。但这周马秀华突然没来上学了,据说,她父母没钱让她继续读书了。这个消息是多么令人伤感!在众人的眼中,马秀华一定是考第一批本科的料啊!有句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身贫寒的马秀华早早懂得能够读书对于她来说是多么的不易,矮小、瘦弱、一脸菜色的她,虽然没有华丽的衣裳引人注目,但优异的学习成绩令人刮目相看,高中的一年多,她的成绩一直排在全年级的前列。这样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面临辍学,是令人心痛的!虽然学校对她的学杂费作了减免,但她在校住宿的费用、伙食费等,每天都是要付出的,这对于一个收入不高的贫困家庭来说,仍然是个天文数字。何况,她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读初中和小学,虽然说是义务教育阶段,但报名费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还快得多啊!

这辆超期服役的金杯中巴车被五颜六色的广告贴得像穿上了盛装,车内车外全是。中巴慢慢吞吞地开着,虽然不快,但车尾冒的黑烟还是挺大的,所过

之处，留下浓烟一片。中巴不时地停下来，长得粗壮的女票员麻利地打开车门，跳下来大声地吆喝着路边拦车的人快上，待他们一上完，她又如铁道游击队员般敏捷地跳上已经开动的车。

公路上有好几个工班的养路工人在修补路面，冒着浓烟的沥青桶，发出难闻的沥青气味，一些因修路而设置的路障影响了中巴的速度。这条三年前完工的公路验收后使用不到一年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曾经上过电视、出过风头的光滑路面如今面目全非，不时出现如炸弹炸过的坑坑洼洼，让F1的赛车手舒马赫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司机的一双手不停地转动着方向盘以寻找最佳路线，否则，一些乘客的嘴巴可是不饶人的。

陈玉婷、黄天赐和李立中三人依次坐在最后一排，是车中最摇摆的座位了。摇摇摆摆的车刚好给他们创造了合理碰撞的机会。有时司机大佬猛地打一个方向，强大的离心力使得陈玉婷扑倒在黄天赐的怀里。为防陈玉婷从座位上跌下来，黄天赐自然顺势把她紧紧抱住，弄得陈玉婷满面飞红。到后来，陈玉婷干脆顺其自然了，头枕着天赐的肩，整个身子几乎躺在黄天赐的身上。总是碰来撞去，不如紧靠着黄天赐更稳定。在外人看来，他们更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另一边的李立中看在眼里，大叹黄天赐艳福不浅的同时又暗暗后悔：早知如此，把刘小翠叫来，多好。自踏入高中的校门起，李立中就对刘小翠颇有好感了，但苦于没机会，再加上有贼心没贼胆，只好一直害单相思。不过，仗着学习委员这个耀眼的光环，有时也借着收发作业的机会与刘小翠搭讪几句。

而黄天赐身在福中不知福，并没尽情地想象亚当与夏娃的故事。陈玉婷的少女体香足以令柳下惠胡思乱想，但是他压根儿也不敢去想，只是觉得让一个女孩作一个依靠是男生应尽的责任。黄天赐深知自己的家境比今天要去的马秀华家好不了多少，对这个县长千金哪敢有非分之想。自己也是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长大的。因为是个独生子，所以勉强能读书。真实地说，是在一个神秘的人物帮助下才能顺利地读书。这个神秘的人物在黄天赐出生后，每年总是不留姓名地给他家寄来钱物，保证了他家衣食无忧。在黄天赐的眼里，这个神秘的人物是个大恩人，他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以作报答。在班中，黄天赐以学习成绩优异且少年老成，又颇具领袖素质，自然坐上了班长“宝座”。

陈玉婷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中属于中等水平，拥有模特般的好身材和歌星般的好嗓子，班中文娱委员自然是非她莫属的了。虽然贵为县长独生女，却从来不摆千金架子，且有一副乐于助人的好心肠，加上她活泼好动、爱说爱笑的性格，使她人缘极佳，在众人的心目中是高贵且令人喜欢的宝贝。这次听说马秀华不能继续念书了，她显得尤为着急，早早就提出要劝她回校。

客车仍是不紧不慢地爬行着。这么短的路程要走几小时啊！三人都有点焦急起来。

黄天赐站起来叫道：“司机，能不能开快点啊？我们有事。”

那女票员没好气：“谁没事上来坐车啊。开这么慢的车，我们也没办法。载你们几个人我们的油费都赚不回来。”

其他几个乘客也埋怨车开得太慢，到后来竟然一致埋怨公路了。那票员也懒得与乘客说话了，一个人斜靠着车门把收上来的车费数了又数。

陈玉婷坐得实在是累了，她站起来又坐下，双手紧紧扶着前面座椅的靠背。她望了望窗外，然后朝着那正在数钱的票员问：“大姐，大姐，高潮还要多久才到啊？”

那票员头都不抬就答：“不用问，高潮到了我会叫！”

李立中一听，用手肘猛地撞了一下黄天赐，并冲他做了一个鬼脸。

黄天赐立即醒悟过来，眼睛向李立中一瞪，李立中忙收回了鬼脸，换上了一副政委般的面容。

天赐怕玉婷明白过来不好意思，无话找话说：“玉婷，你是第一次去高潮镇吧？”

“可能不是，我妈说过小时候带我去过这个镇呢。但那时太小，忘了。”

“那这次让你重新见识一下农村生活。”天赐笑着说。

“农村早住过了。我在西湖出生，住了七年，在棉平住了五年后才到县城。我好怀念童年的生活。”玉婷边想边说。

“怎么？你在西湖出生的？我们是老乡喽！”天赐有点意想不到。

李立中一听他们说是老乡，接口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我的老家不是这里，是在遥远的新古江县。我爸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神女县，说是到基层锻炼，结果到了西湖镇……”话还没说完，“吱”的一声，客车

一个急刹，三人都随着惯性向前扑，玉婷紧紧地抱住了天赐。只见司机把头伸出车外破口大骂：“找死啊？他妈的，找死不要找到我！”

车窗外一个小孩儿骑着自行车回头张望了一下，赶紧逃走了。

难怪司机大骂，这路段被称为魔鬼路段，几乎每年这个地方都要出一宗车祸。人们总说这里有鬼，住在附近的村民不知从何处请来了法师，在路边立了观音菩萨的石碑镇鬼压邪。但石碑立后并不见效，车祸仍时有发生，使得过往司机每到此处都提心吊胆了。

就在前几天的晚上十点左右还出了两死三重伤的大车祸。一初中生骑着无牌摩托车载着两个女同学狂飙，在这里把一对外出归来的中年夫妇当场撞死了。那女人的头像西瓜一样被粗糙的路面磨得只剩下一半，在路面画下了长长的有血有肉的“一”字。

第3章 秀华之家

一片坑坑洼洼的草地，围着一个曲曲折折的肮脏水塘，水塘边躺着一条几尺长的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破木船，破得要命，别说是人，就是鸭子坐上去也会吓出一身冷汗的。

一群鸭子正在破船边觅食嬉戏。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静静地坐在草地上看书，她正是黄天赐他们要找的马秀华。父亲说没钱让她交伙食费了，还有两个弟妹要读书，她已经读了一年多的高中，在村里的女孩子当中已是个了不起的秀才了。虽然马秀华极想读书考大学，但无情的现实迫使她放弃了心中的理想。

无法继续上学读书了，马秀华这几天就帮家里放放鸭子什么的。放鸭子的时候，她仍然带着书本，利用这个时间，再多学一点，也许，以后可以参加自学考试以改变命运啊。

正当马秀华看得入神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她：“阿华，有三个同学来找你哩。”

马秀华忙抬起头，见是邻居张婶，忙问：“真的？”

“真的，两个男同学，还有一个女同学。快回吧。我帮你看着鸭子。”

“好。张婶，要不然你帮我把鸭子赶回家吧，我可能要好久才回来呢。”马秀华知道，同学打老远来，肯定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结束“接见”的了。



她还操心的是，今天中午不知该用什么菜色来招待这些贵客。为了让她三兄弟读书，家里穷得连小偷都三过她家门而不入，现在家里坐的凳子也是摇摇晃晃随时准备罢工。

“玉婷！天赐！立中！什么风把你们这些‘国家干部’吹到这国际贫困村来啦！”马秀华一见到这些同学，仿佛回到了学校。玉婷三人是班干部，秀华戏称他们是国家干部。

三人见到了马秀华，又高兴又心酸。坐了近两小时的“碰碰车”，总算找到了要找的人，自然内心高兴，但见到马秀华一身的寒酸相，三人实在高兴不起来。人啊人，同在蓝天下，同在一片国土，为何命运相差如此巨大？极少亲身体验贫穷的陈玉婷一进马秀华的家，眼眶早已湿润了。这是个怎样的家啊！屋顶一半是瓦，另一半是沥青纸搭的。全部家当拍卖的话恐怕两千元都没人要。在一张破旧的学生桌上面，竟然还放着一部黑白电视机！一条天线如长蛇一般顺着墙壁连着房顶的天线架，那天线架也是就地取材，用几个捡来的易拉罐做的。对于秀华家来说，有免费的电视看也满足了，哪怕是只有一个中央台。

“坐，坐，别站着。”秀华一把扯过几张矮凳，招呼同学们坐。

陈玉婷小心地坐下，问：“阿华，你爸妈呢？你弟妹呢？”在学校，陈玉婷与马秀华就接触得比较多，有时还向她请教作业题。

秀华一边往碗里倒开水一边说：“我爸妈在田里干活还没回呢。阿妹、阿弟等一会儿才放学。喝口水吧。”

黄天赐接口道：“他们读几年级了？”

“秀丽初三，阿雄六年级了。都是毕业班，花钱可多呢。”提到钱，秀华的音调低了许多，显出一脸的无奈。

大家谈了最近学校的情况，才小心地转到秀华退学的问题上。

天赐问：“秀华，你都报名了，剩下的时间怎么不读啦？”

立中附和：“是啊，不读白不读。”

秀华低头说：“我是住宿生，每月还要伙食费呢。”停了一会儿，无奈地说：“本来，我爸妈也没想让我中途退学的。”

三人一听，提起了精神，听这口气，退学是另有隐情了。

“今年下半年计划生育突然搞起大调查，把阿雄也查出来了。阿雄是超生的，到现在还没上户口呢。我爸说实在没钱让我读书了，就是考上了大学也无法读啊，读大学的几万元就是向人借也没人肯借啊。”说完，秀华终于控制不

住，呜呜地哭了。

“别哭，别哭，阿华。”玉婷劝着秀华。

正说着，院门“哐啷”一声，秀华的阿爸——马风光，一个四十多岁、黑黑瘦瘦的汉子，头戴一顶箬叶大斗笠，挑着一担塑料桶，桶里装着番薯和番薯叶回来了。

马风光早已看到家里来了“贵客”，内心激动不已，一个电影明星般的陈玉婷已让屋子亮堂堂的了，何况还有两个干干净净的“公子”？

三人忙招呼秀华爸坐下喝水，老实巴交的马风光在自己的家里倒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水猛喝了一大口。

秀华忙向阿爸介绍了三个同学，并且重点介绍了陈玉婷是县长陈为民的女儿。

马风光一听，那晦暗的眼神发出了一点点羡慕的光芒。看着陈玉婷赞叹地说：“你的命可真好啊，跟了个好爸爸。我家秀华是个乞丐命，跟了个无能、苦命的阿爸。唉！”说完又仰头喝了一口水，那水从嘴角流出滴到衣服上，他似乎都不知道。

黄天赐说：“马伯伯，秀华要退学，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难过。她的学习成绩很好的，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你就让她读下去吧！”

马风光一脸苦容：“考上了又怎样？也要很多钱呢。我家现在一年的总收入也交不起大学一年要收的费啊。唉，一个女孩子，迟早是人家的，我能让她读到高一，已算开明的啦。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没钱，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个秀华也是知道的，阿爸也就这个能力了，还有弟妹要读呢，总不能让他两个不读，秀华一个人去读吧。”

三人听了都没说话，呆呆地互望着。

陈玉婷想了想，说：“马伯伯，我们全班同学都愿意帮秀华。回去后我们动员大家捐款给秀华，就有钱交伙食费了。”

“如果是真的，就太好了。”马风光一听，面露喜色，“这些年，靠种几亩薄田，没什么收入啊，能够糊口不挨饿就不错了，想以前旧社会里，我爷爷还是饿死的呢。”

李立中插口：“马伯伯，在田里干一年都赚不了几个钱的，不如到外面打工吧。我们村的每家每户都有人到深圳打工，没人出外的家庭一般都很穷。”

“我也想过去打工。不过前几年孩子太小，一走就没人照顾，舍不得走，现在他们长大了，有合适的工可打的话就可以走了。”

这时，秀华的母亲马素青也挑着一担柴草回来了。他们对天赐三人怀着诚挚的同学之情远道而来，劝秀华回校就读，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涌上心